

侵华日军在北京 地区的暴行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知识出版社



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湛然

设计：王勇

：王海

责任校对：严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2版.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5

ISBN 7-5015-0996-4

I. 侵… II. 中… III. 日本-侵华事件-北京-史料-1937~1945 IV. K2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579 号

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北京 714 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9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1995 年 5 月第 2 版 199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4000

ISBN 7-5015-0996-4/k·71

定价:7.6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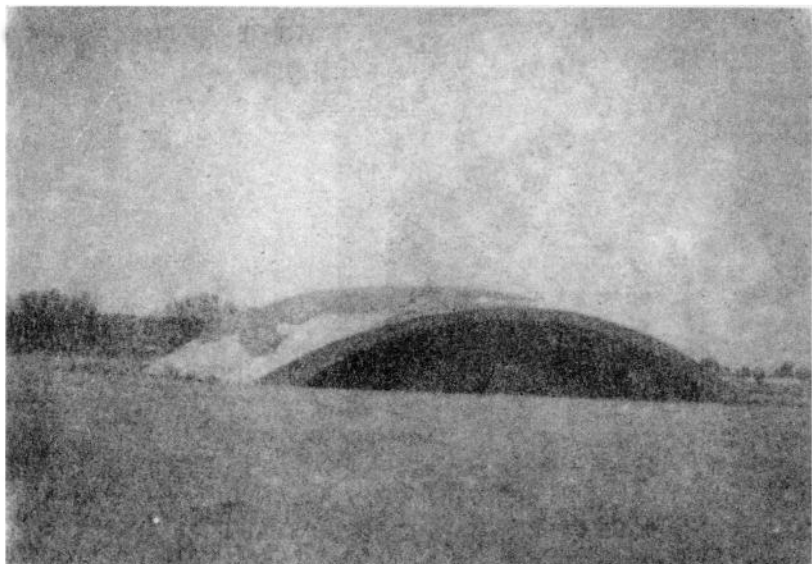
(京)新登字 188 号



1993年3月，在抗击日军侵占古北口的战斗中阵亡的中国守军将士墓碑。

1937年7月27日，日军把中国二十九军残疾人工厂的200余名残疾人赶至团河行宫北门全部杀死。图为团河行宫北门遗址。





1937年7月28日,日军侵占北平南苑后强行圈地,拉夫为其修建飞机场,这是当时强迫农民修建的飞机窝。



1938年10月28日,日军在大兴县南各庄村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南各庄惨案。这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贾要德老人。

大兴县大铺头村,当年居住 100 多户居民。1939 年 4 月,日军以“治安肃正”为名,放火把这个村庄夷为平地。



1941 年 11 月,日军在平谷制造鱼子山惨案,枪杀 60 余名居民。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多次对平谷县鱼子山地区进行“扫荡”,烧杀,这是残存的鱼子山村的一角。

1939年,平郊抗日军民为反对日寇的“三光政策”及“集团部落”政策而书写的标语。





这是 1944 年春被日军残杀的坚持在“无人区”进行斗争的共产党员任宗玉等七人的墓碑正面题词。

在日军侵华期间，大批中国人被押至日本当劳工。这是曾在日本北海道当劳工的大兴县西芦城村王世宗老人，他虽幸免一死，但腿部仍留有日本军国主义份子打伤的痕迹。



前 言

日本帝国主义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 1937 年至 1945 年 8 年期间的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 2100 万人,直接财产损失达 600 多亿美元。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残杀我国人民。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1933 年发动古北口战争开始侵入华北。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军所到之处,灾难便随之而来。他们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中国的土地上反复进行“扫荡”“讨伐”,毁灭成片的乡村和城镇,制造“无人区”或“无人地带”,搞所谓“集团部落”,对中国和平居民采取枪杀、刀砍、肢解、剖腹、火烧、水淹、活埋、狼狗咬、放毒气等数十种灭绝人性的残暴手段。对中国妇女进行种种凌辱。将被俘的抗日军民留做日本新兵教练的“刺杀活靶”。更有甚者,他们还把被俘人员作为研制细菌武器的实验品,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几年来,北京各区县党史办在对北京党史、革命史资料进行征集和研究的同时,对日军在北京地区犯下的罪行作了深入的调查,征集了大量的资料,编写了一批纪实文稿,我们从中选辑 62 篇,整理成书。目的是将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存之于史,公之于众,以育后人。使北京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我们祖国首都曾经蒙受过的屈辱,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从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及和平演变的自觉性,努力振兴中华,为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本书由北京各区县供稿，由赵秀德、籍援朝、宋诚主编。限于时间仓促和我们的编辑水平，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教。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2年7月

目 录

北平的“七三一”部队	(1)
日军 1933 年屠杀密云战区平民的暴行	(3)
日军统治下的冀东人民(节录)	(5)
血泪凝铸云蒙山——日军制造丰滦密“无人区”暴行	(13)
古北口日本宪兵队的两次大抓捕	(21)
“寡妇村”——殿臣峪	(23)
血洗孟思郎峪	(25)
东庄禾惨案	(29)
日军在张家坟的血腥暴行	(34)
永远不忘惨痛的灾难	(40)
杨家堡血案	(44)
长城脚下的“寡妇村”	(46)
石片惨案和龙潭血腥屠杀	(55)
日军七烧长园村	(59)
日军在平北、冀东制造“无人地带”	(63)
日军在昌平地区的暴行	(66)
昌平西山惨案	(70)
木厂村房屋被烧记	(73)
修路民工遭残害	(74)
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累累血债——在平北坚持抗日斗争 的王亢、江卓、何光的回忆	(76)
大柏老惨案	(87)
日军捕杀西羊坊人民的罪行	(89)

岔道“活人坑”	(91)
日军在平谷的暴行	(94)
黑豆峪惨案	(104)
恶贯满盈——侵华日军在顺义县的罪行	(106)
血染冯家营	(113)
历史无法抹去的血腥——记李家洼子惨案	(116)
1945 年春节侵华日军在顺义地区大扫荡记实	(121)
我所知道的日军火烧东营事件	(125)
日军在杜家庄施放毒气的罪行	(127)
日军在宛平烧毁民房的罪行	(132)
日军残暴杀害昌宛房同胞一斑	(136)
日军烧杀王家山的老弱妇孺	(142)
千河口村遭受的劫难	(152)
庙前大屠杀	(154)
日军在坨头村的暴行	(156)
日军血洗石楼村	(158)
太和庄惨案	(161)
佛子庄惨案	(164)
我从二站惨案中死里逃生	(165)
仇难忘,恨难消	(168)
日军在大兴暴行种种	(170)
旧宫镇人控诉日军罪行	(176)
回忆日军制造的济德堂惨案	(178)
南各庄惨案	(180)
马村大残杀	(182)
日军火烧大铺头村	(184)

日军火烧一溜营·····	(186)
吃人的狼狗队·····	(188)
谦益隆布店遭劫记·····	(191)
日军宪兵队横行北平·····	(194)
日军侵略者在北平的“杀人工业”·····	(196)
震惊平北的臭水坑惨案·····	(198)
血洗柏棚山·····	(204)
华工泪——尚德俊在日本劳工营·····	(208)
虎口余生记——幸存者刘北海回忆·····	(211)
四百余名劳工半数惨死异乡	
——大兴西芦城村王世宗老人对日军迫害劳工的控诉·····	(215)
在日本服苦役的前前后后·····	(219)
我被抓送到日本做劳工的回忆·····	(225)
抓劳工·····	(228)

北平的“七三一”部队

同日军占领东北后出现的七三一细菌部队一样，日军占领华北后也组织了细菌部队。这就是表面称作“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日军华北一八五五部队。但这支部队不象七三一那样广为人知，也不象日军在南京的“荣字”部队等为人了解得那样多，笔者根据有限的日文材料向读者作一介绍，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日军侵华期间的又一罪恶行径。

一八五五部队的本部就设在北京的名胜天坛附近，部队长为军医大佐西村荣二（另一说为京都大学教授理学博士、大佐筱田统）。部队共分四课：第一课，负责人体解剖与病理试验；第二课，负责制造疫苗；第三课，名为“防疫给水”，实则是细菌武器研究所，“防疫给水部第三课”即指此课；第四课，负责庶务、经理、资料等事务性工作。一八五五部队有将校3名，卫生下士官6名，卫生兵45名，女军务人员3名，共计57名，从人数看要比多达3000人以上的石井部队（七三一部队）少得多，这也是日本战败后能够将此长期隐瞒下去而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除在北京的本部外，一八五五部队还在开封、石家庄、张家口、青岛、太原等地驻有支队，并在太原进行狂犬病作战的研究。一八五五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带鼠疫的跳蚤和带伤寒菌的苍蝇，主要由第三课直接进行。第三课设于北京原北海公园内的博物馆里，博物馆里的地下室有细菌室、老鼠饲养室和苍蝇饲养室三个室。博物馆的一楼是将校与士兵的宿舍，二楼是跳蚤培养室。由于跳蚤的生长必须有昏暗的条件与摄氏28度以上的气温及90%以上的湿度，所以二楼的跳蚤培养室窗户全部封闭，把玻璃从里涂上黑油漆以保持室内的黑暗度。为保

持湿度，在走廊与室内地板上经常存有两厘米深的水，还有从天棚上垂下无数条破布。每隔一小时喷一次雾，每个屋内都有通蒸气的管道和阀门，稍许一拧阀门，蒸气便充满室内。在这里干活的士兵几乎都不穿衣服。只挂一小块兜裆布。在阁板上有近万个石油罐，里面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跳蚤。就是在这里干活的士兵有时也被这些跳蚤咬伤。曾经发生过在1个小时之内就有2/3的士兵被送入医院的情况。

为了培养细菌，一八五五部队以香烟等物品从当地人手中换取活老鼠，放置在老鼠饲养室内，然后让跳蚤爬满鼠身，在不到一周内使老鼠死掉。每天早晨部队的人员用镊子挟起死老鼠，放到死鼠存放处，使苍蝇在鼠尸上产卵。于是便在死腥尸上生蛆，再生出大量的苍蝇；然后，再把苍蝇作为伤寒菌的载体和宿生，以这种无比肮脏的东西作为战争武器来残杀中国人民。

一八五五部队同七三一部队的惨无人道性如出一辙。它也用中国人作过“活体实验”。据曾在该部队服过役的卫生兵松井宽治的报告说，1943年有两个中国人被切断阿浮黑腱和声带，然后横放于西洋式澡池里，用数千只跳蚤叮咬，不到几天这两个中国人便无法想象的痛苦中死去。1944年曾发生日军在江南用飞机撒跳蚤的事件，很可能就同这支细菌部队有关。

当日本战败的丧钟一敲响——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声刚一结束，这支部队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开始毁灭罪证的活动。他们直接在院内挖了个大坑，投入安有大量跳蚤的1万余个石油罐，浇上汽油后点燃，涂有黑漆的建筑物玻璃，全部换上新的。毁灭证据的活动一直持续了3昼夜。为了永远隐瞒犯罪真相，日军马上解散了这个部队，一八五五部队的名字便被抹掉了。

（陈景彦 原载《文史杂志》1991年6期）

日军 1933 年屠杀密云战区 平民的暴行

1933 年 3 月初，日本侵略军继挑起长城战火、侵占中国热河省后，又乘势兵分数路，攻向长城东部各主要关口，进逼平津。其主力第八师团全部及骑兵第二旅团扑向北平的东北大门——密云县古北口，这个素有“京师锁钥”之称的古代边关要镇又成为长城抗战的主战场。

日军在古北口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伤亡 2000 余人。因伤亡惨重，日军兽性大发，对手无寸铁的战区平民进行了血腥报复。在古北口周围地区，日军四出搜查，见人就杀，被害者除中国军队未及撤走的伤员外，更多的是当地的无辜平民。如 3 月 10 日，日军搜索到一个只住有两户人家，名叫胡同沟的小山沟里，抓到孙焕、孙凤亮、陈君、陈贵仓、何双合、赵得保等 6 名百姓，全部用刺刀刺死，其中被害人赵得保已 60 多岁，陈君只有 16 岁。日军还出动飞机炸战区村庄和石匣城、密云县城，炸死炸伤平民无数。4 月 18 日，正值密云县城大集，街市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突然日本飞机偷袭、轰炸，炸得房倒屋塌，血肉横飞。县城南街广义和估衣铺的一座地窖内躲有男女老少 10 余口，一颗炸弹落下，窖内之人全部炸飞，残肢碎肉被气浪抛出几十米远，落挂在屋檐树枝上，其惨状目不忍睹。

日军对曾经遇到激烈抵抗的地方的平民更不放过，实施野蛮的血洗，“潮河关惨案”就是典型的一例。潮河关，位于密云县古北口镇西南，是北齐天保年间修筑的一座古关城，东西、南北长度各仅 150 米，当时有住户 80 家。日军进攻古北口时，在这里遇到了中

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伤亡很大。因此，日军攻占古北口不久，便疯狂血屠潮河关。4月14日拂晓，第八师团一队日军闯进潮河关城，见人就杀，见房就点火，顿时，枪声，破门声、杀人者的吼叫声、被杀者的惨叫声与烟尘火光交织在一起，吞没了小小的山城。许多居民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有的甚至刚从睡梦中惊醒，就作了日军的刀下鬼。一位壮年农民正在自家菜园干活，被日军从背后捅一刀，倒在血泊里。一对老年夫妇尚未起床，被从炕上揪下来，背对背靠在一起，两个日军嚎叫着把刺刀同时扎进两位老人的胸膛。一家祖孙5口，包括一个3岁的小男孩，全被日军开膛破腹。居民们这才明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来了，惊叫着纷纷跳城逃命。日军四下拦截追赶，拦住一个挑死一个。临近中午，日军搜遍全城再也找不到一个活着的人，这才离去。这次屠城，共有71名男女老幼被杀害，另有3人被扎成重伤未死。4月26日，穷凶极恶的日军再次窜进潮河关，尽管一些居民没等日军进城就逃避上山，但还是有12名老幼妇女被抓住。日军将这12人关进城西一间草房里，向房内投掷手雷，把人炸得粉碎，房顶也被炸飞。然后，日军又把前次未曾烧毁的房屋重新烧一遍，这才撤走。日军两次血洗潮河关，共杀害平民83口，全城共有409间房，被烧毁360间，家畜家禽也被杀掠一光。

长城战火的蔓延和日本侵略军的疯狂屠杀，给战区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密云战区数十个村庄、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扶老携幼逃难他乡，仅密云县檀营收容所就收容了1000余难民。难民们失去了家园财产，也失去了春耕的大好时光，“衣食维艰”挣扎在死亡线上，还有许多难民因遭日机轰炸或因冻饿惨死在逃难路上。

日本侵略军血腥屠杀战区军民的暴行和欠下的累累血债，密云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曹友林整理）